

紫琅日出

□彭必成

横空日出满江红，
翠碧琅崖间黛彤。
山背城乡织锦绣，
江边桥塔示雄风。

紫琅诗会

长河浩荡流千古，
大地绵延驻万荣。
追梦百年时不待，
神州自信仍从容。

男人专用的虎子

□夏俊山

给学生讲作文如何选材，我举例说：有位作家要表现亡国之君孟昶生活糜烂，在海量的材料中，他只选写了一件由黄金、宝石等宝贝制作的容器，很多人不知道用途，直到问孟昶的夫人，才知道这是孟昶的虎子。“连虎子都如此奢华，吃饭、饮酒该用何物呢？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到孟昶的生活有多糜烂……”

我讲得头头是道，学生却不清楚虎子是个什么东西。我想说：虎子是夜壶的雅名，它还有一个更俗的名称“尿壶”。可学生也未必清楚什么是尿壶。

我想起了童年，整个冬天，我睡觉都是离不开尿壶的。那时，乡村没有卫生间，大小解要去院子一角，那里有砖砌的，或粗陶的茅缸。

条件差的，连遮挡的茅棚也没有。冬日夜长，寒风呼啸，内急怎么办？女人可以在房间里上马桶，男人呢，当然不愿意去茅缸边解决，这时尿壶就派上了大用场。祖父就常对我说，尿壶是咱男人专用的。一户人家，尿壶没得后人用，就断了香火。

我出生后，祖父感到自豪的是：尿壶，这男人专用的东西，夏家的后代有人用了。

祖父曾让我猜谜语：“弓弓背，翘翘嘴，吃了一块肉，落得一肚子水。”我猜不出，祖父笑了：“就是尿壶，也叫夜壶。古人叫虎子。”原来是这样一件脏东西！我头一扭，祖父却乐了：“你别小看尿壶。用久了，里面会有一层白碱，用碗碴子刮下来，就是治病的好药。”我表示不信，祖父又说：“你不懂。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老命。刮下尿壶里的白碱，用块干净的纱布包起来，放在嘴里咬紧，能止疼，治火牙。这就叫偏方死医。”

祖父还给我讲“尿壶阵的故事”：当年，林则徐打洋鬼子，就摆过尿壶阵。那洋鬼子在船上，不好对付。林则徐就让人准备了很多尿壶。这些尿壶装上了蜜蜂，壶口用草把堵住，壶耳拴上斗笠。傍晚，洋鬼子光着上身在甲板上乘凉，林则徐放漂了尿壶，那些尿壶戴着斗笠，顺着潮流晃晃荡荡地漂向洋鬼子的船，洋鬼子发现后以为有人偷袭，开枪就打。夜壶一个个开了花，憋在尿壶里的蜜蜂一哄而起，螫得光身子的洋鬼子哇哇直叫，乱作一团。林则徐的将士趁机冲杀，吓得洋鬼子尿湿了裤裆，开船就逃……

祖父说得活灵活现，我听得入了迷。这一来，祖父更起劲了，他点燃旱烟又讲开了：“尿壶有时还能影响天下。这是真的。过去，皇帝用的是金尿壶，晚上，金尿壶要先用棉套包好，皇帝尿的时候，尿壶不能是凉的。伺候的人给皇帝把尿，不能掀开被子冻着皇上，也不能让皇帝的鸡鸡挨到壶沿。经过培训，把尿合格的女人才有资格陪皇帝睡觉。要是皇帝着了凉，动了怒，那可是国家大事！”

尿壶竟然如此重要！我看看

岁月流金

祖父的尿壶，那是陶的，有一层绿釉。其外形像一只大西瓜下面切掉一块，上面装了个把子，前面安了个喇叭嘴。祖父见我对他的尿壶产生了兴趣，磕掉烟灰，又开了讲：皇帝用金尿壶，老百姓用陶尿壶。高官用什么尿壶？用铅的。当年，袁世凯就用铅尿壶。一天，袁世凯正为签不签《二十一条》伤脑筋，晚上，陪睡的姨太太以为袁世凯这几天忙，不回来睡，就没准备好尿壶。结果袁世凯回来了，才睡一会儿就要屙尿，姨太太以为黑灯瞎火的，就拿了个锡酒壶应付一下吧，不料袁世凯贼精，觉得声音不对，大嚷起来：“拿来，我要铅的！”原来，这铅尿壶接尿，声音小，锡酒壶接尿，声音大。袁世凯要铅的，守候在外的秘书一听要签（铅）的，立马进去递上文件和笔，袁世凯憋着尿没多想，就签了。第二天，全中国都骂他卖国。袁世凯后悔也迟了，你看，这小小的尿壶，影响有多大……

祖父去世后，尿壶成了他的“遗产”，在县城工作的父亲，经常回乡下老家。冬夜，他也用起了“传家”的尿壶。父亲爱读书，却没有祖父会“嚼蛆子”（方言，指“胡侃”）。他只给我讲过谢玄的“尿壶教子”的故事。

谢玄是东晋时“淝水之战”的总指挥。少年时，谢玄做事不沉稳，说话趾高气扬。父亲谢安觉得这样下去，难成大器，就把谢玄托付给一个高僧。高僧并不给谢玄讲经授理，只让他每天给自己倒尿壶。谢玄感到不快，常发牢骚。高僧不予理睬。几个月后，谢玄不再发牢骚，心气也定了，高僧才对谢玄说，你的功课做完了，可以下山了。谢玄说，我并没做什么功课啊。高僧说，倒尿壶就是功课。原来，尿壶是高僧的教具，要谢玄每天倒尿壶，是教谢玄修身养性。性格决定命运，谢玄能指挥若定，成为一代名将，尿壶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。

父亲没有祖父讲得有趣，但更值得回味。后来，我当了农民，又通过高考，成了中学教师。因为有文章发表，就常有“上级”布置我写东西，从讲话稿到参加什么宴会的发言、婚联、寿联等，似乎都应该让我写，比较合适。

起初，我还有些得意，觉得这是一种赏识，后来才越来越觉得自己活着就像尿壶——你只是个他人想用就拿来应急，不用就丢在角落里的应急的尿壶！有人据此还创造出了“夜壶论”。

我总觉得，夜壶的宿命，就是得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，不用了放回去。做人要学谢玄，不要学任大炮，难道做夜壶的，还想让主人永远抱着你吗？摆正心态其实比什么都重要。

如今，祖父颇为自豪的“有人接着用尿壶”已经落了空，家家都有抽水马桶，谁还用尿壶呢？不过，可以宽慰祖父的是：尿壶没人用了，他说的“香火”并没有断，我的儿子又有了儿子。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”，一只尿壶算老几？唉，不说了，我又想起祖父、想起老家了，尤其是那只尿壶，不，叫它虎子吧，有关它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。



牦牛之家

陈顺源

甜酒酿

□周祖斌

“卖甜酒酿，又香又甜的甜酒酿。”周末休息在家，突然耳朵里传来这样的吆喝声。吆喝叫卖的，正是家乡的传统风味小吃甜酒酿。

记忆中，进入秋冬季后，村里人就开始家家户户制作甜酒酿了。甜酒酿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，先将糯米浸泡、晾干，接着蒸饭，冷却后加凉水和至稠稀饭状，加甜酒曲拌匀，放入被窝中保温，经过两三天时间的等待，便开始发酵了。掀开酒缸盖子时，淡淡的酒香扑鼻而来，清冽的汁水漫过圆形的洞口，在颗颗软化的米粒间荡漾开来，间或冒出几个小泡泡。拿起小勺，轻酌一口，层次慢慢铺开，甜滋滋、凉爽爽的味道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甜酒酿吃起来香甜爽口，也没什么酒味，但是后劲却是不可小觑，很容易让人吃醉。记得小时候有次放学回家，我偷偷吃了两大碗甜酒酿，当时感觉人晕乎乎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走到房屋西边的柴垛边，在那里睡着了，害得父母到处找，呼天喊地一阵忙乱。一些外地不了解甜酒酿的客人，在酒桌上以为酒酿度

数低，纵然喝上十杯八杯也不会醉，但大多会在不知不觉中醉倒了。

家乡酿的甜酒酿和其他地方比较起来，也许是水土不同的缘故吧，它特别清冽甘洁，入口醇味绵长。夏饮清凉入心芬芳诱人，冬饮可口暖身回味无穷。难怪前些年家乡有不少人，专职从事甜酒酿生意，在大上海打响了家乡品牌，赢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。

甜酒酿更多的时候是个引子，可以与其他食物相得益彰。在寒冷的冬日里，最讨人喜欢的当然是酒酿做的早餐了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甜酒酿山芋汤、甜酒酿年糕或甜酒酿圆子，吃下肚中，该是何等快意的事情，仿佛一整天都会充满着热量。家有客人时，端上一碗甜酒酿潽蛋，该是何等的有面子！

甜酒酿也是一些菜肴制作的重要调料。在烹调荤菜时，加入少许酒酿，不仅可以去腥，而且可以增加鲜美的滋味。在我印象中，酒酿糟鱼是人间绝配。把晒干的杂鱼切成小段置于小口子的罐内，灌入酒酿，撒上盐封口。一两个星期之

后，揭开盖来，酒气与鱼香相得益彰，那味道满屋子都是。《红楼梦》里也提到过“酒酿入菜”：“只见柳家的果子送了一个盒子来。小燕接着揭开，里面是一碗酒酿蒸鸭子……”

其实，甜酒酿不单单是家乡独有的，而是国内许多地方的一种传统风味小吃。它早在周代时候就有，被称作为醴。甜酒酿在各地称呼各不相同，醪糟、酒酿、酒饭、米酒、甜酒、甜米酒、糯米酒、江米酒、酒糟等叫法许多。

甜酒酿不仅味道好，也是一味滋补佳品。《本草经疏论》上有载：“醪糟补脾胃、益肺气之谷。脾胃得利，则中自温；温能养气，气顺则身自多热，脾肺虚寒者宜之”。营养学认为，甜酒酿产热量高，富含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矿物质等，这些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。

甜酒酿作为一道家喻户晓的小食，蕴含着独特的情愫，它宛如一名温润婉约的女子，演绎着家乡人特有的淳朴与热情，而甜酒酿的味道好似童年的记忆，甘冽而恍惚。

书屋的女老师

□崔立

暑假里，奶奶说，你可以多看点书。我明白奶奶的意思，我们家的马路对面，就是一家社区书屋。书屋里有很多书，书屋里有很多看书的大人，还有孩子，我平时看书少，在家里一个劲儿地玩ipad、看电视，我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，开到奶奶的眉头皱得紧紧的。

我想去书屋。我拉奶奶一起去，奶奶说：“你都四年级了，就马路对面，你自己去吧。”我有点老大不情愿地从楼道下来，到走出小区，直到过马路，来到社区书屋。

书屋里的一个房间，一位年轻的女老师站在台前，台下坐满了孩子们，都是我的同龄人。老师纤细嫩白的手比画着，像是在讲一个动听的故事，孩子们眼睛一眨不眨般，很认真地在听。

我调皮的个性又上来了，把脚踏得很响，我穿的是一双跑鞋，“咚咚咚”“咚咚咚”……声音在楼道里很响亮。

门打开，年轻的女老师出来了，朝我招了招手，脸上没有责怪，只有微笑。女老师还做了个“噤声”的手势，轻声说：“小朋友，要不要进来听老师讲故事？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好。”这其实也

是我心里想的。

我坐进了房间。女老师讲的课是那么的声情并茂，精彩纷呈，让我听得欲罢不能。女老师还推荐我们看五本儿童书。我第一反应是迫不及待地要去找那五本书，还想要好好去看看。我已经忘记了其实我并不喜欢听故事，更不喜欢看什么书。我还知道了女老师姓沈，心头默默地叫了声沈老师。

隔一天，我又去了社区书屋。这次是我主动要去的，我突然不想玩ipad，也不想看电视了，我和奶奶说：“我去社区书屋看书了。”奶奶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好，你去吧。”

我去早了。沈老师的故事分享还没开始，我坐在了第一排。一会儿可以近距离地听沈老师讲故事了。果然，故事开始后，坐在前面听沈老师讲故事的效果完全不同，我听得津津有味，甚至都忘了时间。直到沈老师说：“那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……”我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。

之后，我在书屋还看了一会儿故事书，我难得这么投入的去看书。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对书的那种深深吸引。

精短小说

文/陈顺源

那些天，我像着了迷一样，每天作业做得差不多了，都迫不及待地往书屋去跑。奶奶很高兴，看到我对书屋的那种痴迷。

有一天，我听完沈老师讲课，又看了一会儿书，走出去时，天正好是下雨了。雨下得有点大，奶奶也没给我送伞。而我，又想快点回家。

沈老师正好从书屋走出来，像第一次见我的那般微笑。沈老师说：“想要回家？”我点点头，说：“是。”沈老师说：“那我送你吧。”

沈老师撑着伞，我躲在伞下。雨下得噼里啪啦地，雨滴打在伞上，也打在沈老师的身上。沈老师把伞尽可能地撑在我那面，雨滴不约而同地掉在沈老师的身上。到我家时，其实并不远的路，沈老师的右肩都湿透了。

我打开门，站在门口，不由自主地，我朝沈老师深深地鞠了个躬，响亮地叫了声：“沈老师，谢谢你……”

这是我第一次叫沈老师。沈老师让我想起妈妈，妈妈离开我有一些年了。我的生活里只有奶奶，还有爸爸，妈妈说，让我不要想她。我不想妈妈，我不想妈妈，我一定努力让自己不想妈妈。不知怎么地，我的眼中突然都是泪。